

## 蕴藉风致的扬之水微书

鱼 丽

庚子一年,感受百般滋味。见到真气弥漫、清雅灵动的文人书法,实让人获得一股安定的力量。在朋友圈内见到扬之水在上海办“微书”展的信息,发短信问赵老师来上海吗?回说在北京享受冬天的安然,不再外出了。

扬之水用简约娟秀的小楷,修炼人生,涵养生命,书写着读书人的梦想。可前后得知相关的几个展都错过了,这次决心前往一观。黄昏时分,从单位坐地铁十号线到交通大学,从番禺路走去,很快就到了381号幸福里。心情有些微微漾动,像是在用心品咂这座城市的人文情趣。

幸福里不长,是上海打造的一个文艺街区。幸福里的外面有一侧指示牌。上到二楼,即见到一幅精美海报,上书“微书——扬之水楹栊楼书法日课”,旁画一位手持纨扇的美人斜靠窗子,古典微温,颇显蕴藉风致。再向前走两步,扬之水的小楷微书即迎面而来,便也随之兴奋了起来。

空间不大,布置雅致,琳琳琅琅地挂了四十多幅书法作品,均为楷书,尤以小楷为主,多钤“楹栊楼”白文印。迎面有两副对联,一侧为唐诗人于良史的“掬水月在手,弄花香满衣”;一侧为宋诗人苏轼的“少年辛苦真食蓼,老景清闲如啖蔗”。宋人的理趣与唐人的诗意显得相得益彰。除了对联,还有若干小条幅,所录词句清雅有味,如“清风明月我”“合欢”等;更多的是写在扇面笺纸上,录前人诗词等内容,如温飞卿词、梁简文帝诗、陆机《浮云赋》、庾信《春赋》、曹植《美女篇》等内容,占了全场的主要部分。

在场内兜兜转转,一抬头,迎面垂下一幅“藕花风里看唐诗”,文人笔墨,意味十足。有一幅挂得较高,屋顶一束灯光正好从扇面中间洒下,竟将纸笺衬得朦胧有致。用手机拍下,然后满屏放大了看,仔细看出,却是扬之水庚子立秋的新作,录的是韩偓的一组诗,有绝句,有律诗。即景抒情,用典工切。扇面下方配有顾静的小画。扬之水的簪花小楷很清很淡,却透出文人的坚韧,让人欲赞无辞。

有一幅雪白宣纸的扇面上,左上绘有横斜的疏淡梅枝,右下是朱竹枝叶,穿插得颇有情趣。真乃好意境也。整幅扇面录李长吉《南园》十三首之十一首。这是扬之水于庚子荷月廿七所录。凡二十二行,三〇八字。清醇格清的小楷,将李贺诗的意象集于一扇,颇可玩味。

扬之水对李贺的喜爱是不言而喻的。她曾说,“最有挑战性的是李贺,他写的名物经常是朦胧的,可越是朦胧,你就越想知道他说的是

究竟是什么。我一直想把李贺好好整理一下,但是困难重重,就暂时放下了。”

李贺的《南园》十三首,是组诗。这十三首诗或写景,或抒情,刻画田园生活的安逸,抒发韶华易逝、抱负难酬的感叹,语言清新,诗情隽永,耐人寻味。这组诗是了解、研究李贺



春耕(水彩画) 马广生 作

居乡期间的思想和生活的第一手资料,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扬之水将其中的十一首一一移录在扇面上,将《南园》组诗中的诗意、乐道、苦难、失意、感伤、哀悼、闲居、牧歌、愤激等情绪借以铺陈开来,让人得以一窥李贺诗心所在,映照文本,可堪玩味。

扬之水对名物的研究颇为有名,而《金瓶梅》于其中有重要作用。她曾说过:“《金瓶梅词话》是日常生活史的细节索引,它带我走入名物研究,直到今天。”并写有《物色:金瓶梅读物记》等专著。这次她也有抄《金瓶梅词话》的两幅作品,均录自二十回。一幅写道:“李瓶儿梳妆打扮,上穿大红遍地金对襟罗衫儿……”衬以大瓮钱的笺纸,清淡的小楷围着笺纸上画的那尊古瓮显得错落有致,颇有情趣。

从书法落款时间可知,几十幅作品多为庚子所书,可谓新鲜出炉,余温尚存。庚子疫情将人隔离开来,读书人所能做的便是沉浸于书斋,碌碌于书事。扬之水在家静静抄书,诗词养心,文化怡情,从春到夏,手未曾停歇。闰四月初五,抄梁简文帝诗;初七,录晚唐温飞卿词;初十,扬之水挥毫写有韦庄《浣溪沙》四首,梨雪春残,风荡秋千,应景应情。榴月初三,用和纸水墨录陆机《浮云赋》:“有轻虚之艳象,无实体之真形。”体会陆士衡笔下的云之奇崛艳象。同时,寄情于唐张籍的《寄和州刘使君》、宋丘密词、清《白雪遗音》;时至荷月,则将王荆公《独山梅花》、陈思王

《美女篇》、魏文帝《与吴质书》、吴文英《满江红》、朱希真《好事近》等一一写来。到了伏中,消暑的法子,自然仍是抄书,节录庾信《春赋》《金瓶梅》等。转而立秋,天气凉和,扬之水就开始抄韩冬郎的诗。真可谓一番“云烟过眼录”。楹栊楼书房里,充满了清刚淳劲之气。扬之水

虽身处喧嚣的京华,却沉潜读书,专心研学。书房生活风雅平和,内心深处的清寂与精神的清凉,于纸面款款流淌,“近墨清欢”的心境宛然可见。

此展为松荫里策划,策展人潘敦先生写有一篇《水公的日课》,其中说:“水公说写毛笔字是她的日课,每日的功课,四点钟起床,先打坐半小时,再整理洗漱,不到六点用完早餐,接着开始写字,写字的内容往往是前一天读过的诗词文章,不论字数,更不论件数,只看时间,写满四十分钟停笔,然后开始读当天要读的书,直到午餐前,那是更重要的日课了。”从中可以一窥扬之水小楷日课境况与治学之道。

说来也巧,笔者曾于临风待月的中秋之夜发短信问候,当晚未见有回复。翌日凌晨早醒,忽见表达谢意的短信款款而至,一看时间,恰是四点四十多分,猜想是打坐结束之后看昨晚短信而回复,可见日课所言不虚。

可以想见,庚子疫情之中,虽行动受限,扬之水却思趣为妙,神与书游,让葱茏的学者心灵沉浸于浓郁的书香之中。对她而言,小楷日课实是“有味清欢”。

看了约摸一个时辰,时而“温李”,时而“二曹”,看似散漫,却又相互之间有勾联。文人的游思何曾须臾半分分离于书之外。“微书”中的诗句均有出处,也于不经意处透着学问,随意摘录的句子,从她深厚的学识里旁逸斜出,颇有文人

情味。

场内人不多。顾静的工笔画错落有致的点缀着,时而书籍,时而器皿,时而茶具,时而花瓶,温婉雅致,安静怡人,不一而足;照拂着主人的寸寸光阴。让人不禁揣摩写字人的简单生活,专心治学。扬之水以这种方式在诗与物之间游走,提炼古诗之精华,贯注于人文书法的情感体验,也带着我重温了一遍古典。回来后读李长吉、温庭筠诸家,体会清欢真味。

一幅董桥的《松荫》,悬于场内,独到的风致,恰好点题。扬之水曾以书法赠董桥。董桥在《喜得扬之水小手卷》里记:

1996年5月我寄《英华沉浮录》初集给扬之水,她在天一阁一张花笺上写了六行小楷回我。诗笺素雅,书法簪花,文辞典丽,稍稍大些的三行字写“翩若惊鸿,宛若游龙。荣曜秋菊,华茂春松。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,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。远而望之,皎若太阳升朝霞。迫而察之,灼若芙蓉出绿波”。稍稍小些的三行字写“丙子初夏,英华沉浮录忽如天外飞来。展卷快读,胸腹俱舒。琼瑶之惠,无以为报,乃录洛神赋不成十三行,聊充木瓜之投也。扬之水书”。下钤朱文旧章一枚。投我以木瓜,报之以琼琚,顷刻间仿佛置身远古,想起王彦泓的“江令诗才犹剩锦,卫娘书格是簪花”,想起钱谦益的“芳树风情在,簪花格体新”,我高兴,找人裱了装了小小镜框补了案边破壁,至今无恙。

文人至情至性的交往,成为人们艳羡的当代风雅之渊薮。三联书店的沈昌文过八十八岁生日,扬之水给沈公献上一幅簪花小楷,手书的是宋人魏了翁的《满江红》,在北京三联的副总编郑勇看来,其中的收束语“且闲中、袖手阅时人,摩今古”,与沈公的性情颇为恰宜。也是最为叫人以为亲切的故事。

庚子秋,奉寄几册扬之水专著,请为之题签一二。签名本寄回,看到《读书十年》的左下角,写着“扬之水”三字,清淡温润,透出素雅文心,让人蓦然凝神,好一阵细品。

书画心声,涵咏滋味长。扬之水的书法作品,简淡隽永,品之有味,属于学人书法,突显出她的学养和人生况味。平时难得见到扬之水的真笔墨迹,这次微书展也就成为一条供我一窥其内心的有效途径,也可见出文人书法余韵的深长不绝。

